

张天佑 著

专制文化的寓言

鲁迅、卡夫卡解读

甘肃人民出版社



张天佑 著

专制文化的寓言

鲁迅、卡夫卡解读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专制文化的寓言：鲁迅、卡夫卡解读/张天佑著.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ISBN 7-226-02922-7

I. 专... II. 张... III. ①鲁迅著作—文学研究
②卡夫卡, F. (1883~1924)—文学研究
IV. I 210.97② I 52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8196 号

责任编辑：连凌云

封面设计：徐晋林 姚静萍

专制文化的寓言——鲁迅、卡夫卡解读

张天佑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甘肃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75 插页 3 字数 250 千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226-02922-7 定价：25.00 元

两个“无名的人”对 20 世纪 世界图景的预言式解读

——在“隔离”中读张天佑《鲁迅、卡夫卡解读》

钱理群

2003 年的春天竟有着这样独特的生命体验：“战争”突然拉近了我们与世界的距离，面对人类共同的困境而焦虑不安；而“病毒”则让我们将自己置于“逃避”与“自我隔离”的状态。

就在这样的境遇下，我与鲁迅和卡夫卡相遇，因了张天佑君的这部专著。

也可以说这是期待已久的相遇。——我早就感到这位中国作家与犹太籍的作家内在的相通，而且自觉到他们与我们（至少是我）的相近。

我研究鲁迅，却只是卡夫卡的一个普通读者。但我相信我所敬佩的，我的北大老学长、卡夫卡研究专家叶廷芳先生的论断：“他不是某一阶段的或某一流派的现象，他是属于一个时代的、一个世纪的现象”，“他也是有资格代表时代，因而有理由载入史册的本世纪最杰出人物之一”（参看《〈卡夫卡全集〉总序》）。在我看来，鲁迅也是如

此。卡夫卡与鲁迅，都是最有资格代表 20 世纪的作家；他们共同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对 20 世纪“某种潜精神的洞见，并通过文学手段对之做了预言式的、启示性的表达”（叶廷芳：《卡夫卡〈谈话录〉序》）。

而我感兴趣的是，这两位为人类提供了 20 世纪的世界图景预言式解读的作家，一个是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一个是“不幸的犹太人”，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被排斥于人类世界之外的‘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叶廷芳：《卡夫卡〈谈话录〉序》）。本书有一节题为“命名”，对此有相当精彩的论述。作者指出，无论是中国的“阿 Q”，还是犹太人中的“K”，都是没有命名权，也未曾被命名，是“无名的人”，不被社会承认，不能进入社会关系的人；作者引用了卡夫卡的《城堡》里的那位老板娘的话，以为是“一语道破天机”的：“你不是城堡里的人，又不是本村的人，你什么都不是。然而不幸得很，你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是一个异乡人，一个谁都不需要而又碍手碍脚的人，一个总是给人制造麻烦的人……”但作者接着又指出，“城堡与 K 并不一定截然对立，他们相互依存”。正是这“不是”又“依存”的缠绕，成就了鲁迅与卡夫卡。一方面，如叶廷芳先生所分析，“他（们）仿佛站在世界之外，以‘异乡人’的陌生眼光和惊讶神情观察人类社会，发现这个亲亲热热、熙来熙往的社会表面，掩盖着一种可怕的东西，一种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异己的东西，人人参与其中而又人人受其控制。于是他（们）满怀恐惧，发出惊叫，一种凄厉的、大难临头似的绝望的喊叫”（《卡夫卡〈谈话录〉序》）；

另一方面,如本书作者所反复强调,他们又“把自己烧在里面”(鲁迅语),既是“伟大的审判者”,又是“伟大的犯人”(鲁迅引陀思妥耶夫斯基语),不仅把世界“重新审察一遍”,更把自己“重新审察一遍”。正是这样一种弱者的,彻底怀疑与彻底批判的,阴郁、奇毒的眼光,撕裂了世纪的(也是自己的)“伤口”,发出“巫的声音”(本书第一章第二节语),“怪鸱的真的恶声”(本书一再引用的鲁迅语),从而获得了独特的价值。研究者也因此得以为这两位“无名的人”命名。于是,就有了本书中关于“长子”,关于“肺结核病患者”,关于“守夜者”(“守坟者”、“摆地摊者”、“粉刷工”),关于“单身汉”,关于“错位的先知”……的讨论,其中确有不少鞭辟入里的剖析,目的自然是为了揭示其独特性。但我总想在这些“命名”的背后,去寻找那个藏在更深处,也是更高处的“隐名者”;而读完本书,才猛然醒悟到这一切的徒劳:还是审视我们自己吧,鲁迅与卡夫卡其实是秘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深处的。或许这才是两位世纪性作家的真正价值所在:他们所揭示的“20世纪人类生存的困境”(本书第七章语),现代人类的根本性尴尬——在本书中作者特别用“耻辱”与“恐惧”来概括,在我看来,这几乎是可以看做是鲁迅与卡夫卡共同的“主题词”的;而这困境和尴尬,这耻辱与恐惧正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

因此,面对这样的一种“用生命去体验,去感悟,去发现”(本书第七章第八节语)的写作,研究者也必须将生命投入,把“自己也烧进去”。于是,我记起了作者的一封来

信,说他是在西北大沙漠的城镇,处在与世隔绝中,在一盏孤灯下,独自面对鲁迅、卡夫卡,以及自己的身影的。于是,我又想起了鲁迅所说的“在这风沙湮洞中,深深地人海的底里寂寞地鸣动”的“沉钟”(《野草·一觉》)。这其实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研究境界:唯有远离浮华与浮躁,才能走近鲁迅与卡夫卡。我也终于懂得,本书的研究,是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紧张的:不仅存在于研究对象本身,作者与他的研究者之间,更存在于作者与他所生存的世界之间,作者的内心世界里,由此而产生了持续的焦虑,困惑,压抑,孤独与恐惧,作者所紧张思考的始终是鲁迅、卡夫卡作品中的,与自身紧密相关的存在哲学问题。正因为如此,本书就具有了沉思的品格,并获得了思想的深度、厚度与启发性。这也与作者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关:在“总体描述”即从总体上把握鲁迅与卡夫卡生存境遇、写作姿态、作品中的寓言精神三个方面的相似之外,着重于“互文解读”,将相关作品(《狂人日记》与《一只狗的研究》,《祝福》与《在流放地》,《阿Q正传》与《城堡》)并置在一起,形成鲁迅、卡夫卡与作者自己的三方对话,互相阐释与发明,确实将所涉及的问题深化了,使单面考察所容易忽略的方面得以突显,引发思考:像我这样的鲁迅研究者,就因此对几乎已无话可说的《狂人日记》这几篇作品竟然也产生了“刮目相看”的新鲜感,并进而得以面对作为“熟悉的陌生人”的鲁迅:这真是要感谢作者的。

最后要说的是,叶廷芳先生将卡夫卡的文学称作“预言性的,启示性的表达”,本书的作者也把鲁迅与卡夫卡

的作品称为“先知的预言”(本书第一章第二节语),这都是抓住了要点的。卡夫卡自己就说:“凡我写过的事情必将发生。”鲁迅也说敏锐的文学家的感觉常常要早三四十一年。这正是提示我们:鲁迅与卡夫卡作为“最有资格代表20世纪”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也是通向21世纪的。这次在自我隔离中阅读张天佑君的这本专著,并因此而重读鲁迅与卡夫卡的有关著作,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历史的“轮回”与“重复体验”——这似乎也是本书的一个基本概念。作者在本书第七章第五节说,“战争、瘟疫、专制”曾是20世纪的人类灾难,“死亡、疯狂、耻辱、恐惧是20世纪文学常见的主题”,如前文所说,这也是鲁迅、卡夫卡的文学所充分表达的;而现在依然是21世纪人类摆脱不了的命运与情结,读这两位大师的作品,就依然有一种亲切感,真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

2003年5月3日

目 录

上 编 总体描述

第一章 生存耻辱	(3)
第一节 父亲和儿子	(3)
一、父亲:作为隐喻	(3)
二、显在与隐在	(8)
三、长子的命运	(15)
四、一点说明	(19)
第二节 肺结核:生命的痛处	(24)
一、疾病是信仰的事实	(24)
二、伤口—裂缝:燃烧的预言	(29)
三、恐惧—希望:肮脏的升华	(34)
四、这样的战士	(45)
第三节 爱情:永远的单身汉	(48)
一、法庭的判决	(48)
二、自虐与报复	(54)
三、爱情定义	(60)
第二章 写作姿势	(66)
第一节 黑夜中的肉搏	(66)
一、绝对的暗夜	(66)
二、绝不能睡着	(71)

三、耶稣为什么会忧伤	(75)
四、守夜者的歌	(77)
五、自在暗处	(83)
六、全面敞开自己	(91)
第二节 错位的先知	(94)
一、先知的使命	(94)
二、医学与法律	(102)
三、医生、律师与官员	(104)
第三节 单身汉艺术	(111)
一、单身汉与现代艺术	(111)
二、黑色与匮乏	(114)
三、奥德拉德克	(121)
四、写作即自杀	(124)
第三章 寓言精神	(131)
第一节 寓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131)
一、寓言的历史	(131)
二、在寓言的意义上	(136)
三、裂缝即深渊——以一则寓言为例	(143)
第二节 反讽：废墟的结构	(149)
一、生活即反讽	(149)
二、命中注定的经验	(155)
三、悲剧之后的滑稽	(160)
第四章 死在路上的永恒者	(168)
第一节 流浪——无路与歧路	(169)
第二节 解剖——自我与死亡	(174)
第三节 直视——苦难与耻辱	(179)

下 编 互文解读

第五章 狂人的发现与狗的研究	(187)
第一节 月光 音乐	(191)
第二节 说 不说	(199)
第三节 吃人 食物	(214)
第四节 我 他们	(223)
第六章 恐惧的仪式	(236)
第一节 仪式:(一)祝福与死刑	(238)
第二节 仪式:(二)洁净与肮脏	(250)
第三节 机器与锯:仪式的意义	(258)
第四节 中间:暧昧的立场	(274)
第七章 耻辱在他乡	(286)
第一节 命 名	(288)
第二节 故乡与记忆	(297)
第三节 爱情的目的	(306)
第四节 争取与欺骗	(311)
第五节 奇迹或者做戏	(321)
第六节 贫穷与自虐	(330)
第七节 小 D 与汉斯	(339)
第八节 城堡与未庄	(343)
主要参考书目	(357)

上编 总体描述

第一章 生存耻辱

第一节 父亲和儿子

一、父亲：作为隐喻

父亲，作为隐喻，意味着家庭中父权的一些基本构成原则在社会结构中的移植或者变形。而能够如此的条件，首先在于：“一切社会中最古老而又惟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①“我们不妨认为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首领就是父亲的影子，人民就是孩子的影子。”^②卢梭的观点也是汉文化中“家国一理”的另一种表述，同样可翻译成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用等式表示则是：父亲=国王=上帝，儿子=人民=人类。国王与臣民的关系之所以能够隐含在父与子的关系之中，并成为一种文化定势，存在于父系文化的基本结构和冲突模式中，源于父权便是对子女的支配权。正如鲁迅所描述的那样：

① 卢梭：《社会契约论》，（美）莫蒂默·艾得勒等编《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9页。

② 卢梭：《社会契约论》，（美）莫蒂默·艾得勒等编《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0页。

“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①在此，鲁迅明确地指出了这种支配权的实质——子女是父辈的牺牲。需要补充的是，这“以为”实际是人类初期生活中屡见不鲜的历史事实，只不过由于时间的冲洗，语言的粉饰，淡化了血腥味，具有了英雄主义及其悲剧的美学意味。

事实上，原初的国王或部落首领，首先便是父亲，他所统治的民众，最初也只是他的子孙。维柯说：“这些英雄拥有臣人式的父主权威，对自己的子孙操生死大权，而且，由于对子孙的人身既然有这样大的权力，对于子孙们的全部所得财产也就有专制权，亚里士多德在替一个氏族的子孙们下定义时说，他们是‘他们父主的有生命的工具’。”^②维柯还指出，这种支配权来源于“以杀人为牺牲来祭天神的习俗”，“每逢战争、饥荒和瘟疫之类的大难临头，腓尼基国王们就牺牲亲生子女平息天怒……而希腊人也沾染了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的这种不虔敬的虔敬习俗，阿伽们农王就牺牲了他的女儿伊菲琪尼亚来酬神愿……”。^③维柯所言的这种习俗，表现得最为惊心动魄的是被克尔凯郭尔称为“信仰英雄”的阿伯拉罕，他接受了上帝的旨意，准备把自己惟一的儿子献给神，在最后的瞬间，上帝打消了念头，命他用一只羊代替。替罪羊所指的就是儿子们为父赎罪，

① 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32页。

② （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88页。

③ （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44页。

父亲用子女的生命抵消自己的或部落的罪。我们不应忘记,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用耶稣替人类赎罪。也许,正是因为上帝为人类献出了儿子,所以他才对人类有无限的权力。

其次,在父—王—神权同构性的背后,隐在的权力等级关系的构成基础,不是别的,而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状况。即人的群居性特征决定了人是由首领所领导并且只能通过首领才能建立生存关系的生物,没有首领的群体和没有群体的个体都会因无法抵御外界的吞食而被同化或毁灭。也就是说,人只能在关系中,而关系本身就是权力,没有权力存在的关系无法构成人的类的存在。所以,人需要一个父亲,人在创造自己的父亲。不管这个父亲是社会的,还是精神的;是伦理的,还是信仰的。

如果关系来源于权力,那么,权力也决定了父亲的隐喻性特征。自然也导致父与子的必然性冲突及其性质,不可能只是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而更多的是权力之间的颠覆,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斗争,牺牲与被牺牲的矛盾。

最后,正因为父亲是权力的象征,社会之门的入口处,所以每一个儿子都想成为父亲,所有的儿子都只能通过父亲体验权力并进入社会,父亲即社会。卡夫卡对父亲说:“你对我吼叫的一切,都不啻是天启的神示,我绝不会忘记它,它成了我判断世界的最重要的标准。”^①对此,本雅明评价说:“对于卡夫卡来说,官员世界和父亲世界是同一的。”^②

①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叶廷芳主编、黎奇译《卡夫卡全集·卷八》,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4页。

② (德)瓦尔特·本雅明:《弗兰茨·卡夫卡》,王柄钧、杨劲译《经验与贫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49页。

反叛父亲或者顺从父亲是成为父亲的必然之路。这并不是说,父与子是天生的仇敌,恰恰相反,正是父亲帮助儿子成为父亲,甚至以牺牲自己的方式。但是,这种父爱却又使得父权的权威能够正常运转,使儿子走向了牺牲的祭台,使儿子永远只是儿子。卡夫卡说:“别人应该让我在自己的道路上畅通无阻地行走,可是你却相反,你挡住了我的路。”儿子是天生的寄生虫,是踏在父爱身上的逆子,每个儿子的天空都布满了父亲的阴影,这是每个想成为父亲的儿子的原罪。于是,想成为父亲的儿子首先就得通过父亲杀死自己,只有杀死自己,才能赎回自己,才能创造自己的父亲并最终和父亲一样。鲁迅说:“父子们冲突着,但倘用神通将他们的年纪变得约略相同,便立刻可以像一对志同道合的好朋友。”^①这“神通”,不仅仅是时间的魔力,更多的是儿子们赎回自己的手段。《判决》中的儿子心甘情愿地接受父亲惩罚,在跳河的瞬间充满爱意地说:“亲爱的父母亲,我是一直爱你们的。”^②

父亲是权力的象征,社会的主宰者。反叛社会、变革时代的第一步便是反叛家庭,杀死父亲。这是父亲的悲剧,但却是儿子们的狂欢节,革命与弑父是儿子们造反之路上不可缺失的路标。不管它指向天堂,还是地狱,结局却都是重建权威,重整秩序,重塑父亲,忏悔罪恶,使儿子成为父亲,用正统遮蔽血污,这是所有儿子的宿命。卡夫卡和鲁迅正处在这样的时代,然而他们却无法狂欢,所有的只是牺牲和忏悔,绝望和希望、恐惧和

① 鲁迅:《集外集·烽火五则》,《鲁迅全集·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1页。

② 卡夫卡:《判决》,叶廷芳主编、孙坤荣译《卡夫卡全集·卷一》,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7页。